

遙寄相思于三月

小築

今晚，冷冷的風吹得我想大哭一場，這學期第一場電影放映，我沒有興致和室友去觀賞，獨自一人躲在房間陪著你，即使發呆也罷！錄音帶播放著「牽引」那首惹人傷感的民歌，淚眼婆娑得望著桌上草綠相框中的人兒，那是去年臺北公衛實習偷溜翹課於故宮前的留影，我可笑的迷信，認為你會因著兩人的合照而奪去我的靈魂，因此任憑你一再的慫恿，我始終沒有一絲兒笑意，於拍照時，突如其來，你的右手僵硬不甚服貼的搭在我的右肩上，而我一個吃驚被你嚇得手足無措，你羞澀滿足的笑著，我帶著一臉的無奈，日後洗出了張古怪的照片，它捕捉了你的靦腆，我的矜持。相框是前幾天我到「財神」文教部購買的，將你我置於其中，更顯得生氣活潑，因為我所祈求的是熱愛生命的你，而一縷輕魂却如青雁遨遊於藍藍天際。雖然你已化一抔黃土於有情，我却要你蓬勃的活在我的心中，今後，守望著它，一遍又一遍的告訴你，我永遠珍惜這純摯的感情——化利那的喜悅為永恒的愛。

經過大學生活四年的苦澀成長，沒有大一離鄉背景的惶恐，只是孕懷如何去迎接另一段新日子，使自己過得自在充實，與往日不同的。朦朧的怨、淡淡的愁，如幽靈不見頭首般的呈現、圍繞，就在衣襟，就在髮梢，我心又一次的悸動，你真的回來了嗎？我曾聽說一個年輕的婦人，她逝去的鬼魂回家為她深愛的孩子加蓋棉被的感人故事，在上新竹

探望伯母時，伯母也哭訴著，你逝後第二天曾經回家過，那濃厚思子的親情，令人見了唏噓不忍！而你生前也曾戲言，死後會回來搔我腳底心的，自你死後，我常常失眠，日復一日的等待，終竟落空失望，我啜泣著你的忘懷，伴隨著魂牽夢縈的思念，幽幽地渡過了漫長的寒冬。緊接而至的春天，將可見彩蝶飛舞花草間，就讓溫煦春風撫慰我受創的心吧！

一個不輕易付出的人，一旦投注時，就像陷入泥淖之般中，愈陷愈深。無意的，就衝著喊你一聲方哥哥，冒然直闖你家，請幫忙找份家教的工作，並要求你抽出時間陪我打球，在幾次閒聊中，你說了一些未曾開始便匆匆結束的故事。笑談間，我曾為你介紹女朋友，以後漸漸熟稔，我也不自覺得告訴了你過去的人生插曲，你說：「請讓我去拜望你的父母」。因此，在一個冷夜裏，你我緊握著雙手、恭謹、羞怯的準備接受一個可能失敗的考驗。果如冥冥中的預料，爸媽以年齡相近，省籍不同之由加以反對，待我據實以告，你不予力爭辯白，只是默默的道出：「他們的想法沒有錯。」數日後，收到你一封限時迷却沒有郵戳的信簡，工整的字跡，真誠的關懷，我彷彿看到帶著委曲，双眸閃著淚光，臥伏在牀上的你，我感動得哭了，就這樣，接受了一個純真的男孩。

淚水編寫而成的戀曲，必然坎坷，患得患失的



5.30.80

我求助一切精神的支柱與鼓勵。一日，我拉著算命先生說你一生將始終如一的愛著一個女孩，我擇然的笑了。阻難不順利的前奏，使我幻想自己手握一個高脚玻璃杯，深恐稍不留神，手一滑溜，它就會碎了開去。好個易破滅的幻夢啊！

你是一個魁偉俊秀的男孩，強壯的身軀，結實的臂膀，曬得一身黝黑，帶著一臉微笑，就如如此輕叩我的心扉，走入我平淡的生活。在東海校園聆聽風濤，石椅上你告訴我理想中的少女；到中興大學追逐夕陽的大學池旁我告訴你盼望中的白馬王子。我喜歡東海的浪漫，你欣賞中興的秀麗，一幕幕往日情景在腦底盤迴，在眼前浮現。彷彿中，我聽到了高陽的笑聲抖落一室，是那麼清晰、親切，我激動的哭了。而今，又有誰陪我到山巔，到水湄，漫步林梢，眺望藍天；在寂靜的夜晚，握著我的手，偏著頭問我：「冷否？」，美夢破了，心兒碎了，又豈是一愁字了得。欲語還休、欲語還休！

一向喜歡運動的你，把一條褪了色，鬆鬆垮垮的藍色運動褲，補了又補當寶貝般覺不擇手，每次看到你重覆著縫補工作時，總會嚇阻地欲你不在時把它扔到垃圾桶中，你的理由是穿著它感到舒服，但我知道一向勤儉的你，除非必需，斷是不肯隨意浪費的。你所用的衣具，所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們留下的，因此每當你穿上一件我從未見過的襯衫，我

會打趣的問你，那是大哥、二哥，抑或三哥的？入棺前，伯母曾交待我，整理你的衣服以待燒祭給你，而我知道屬於你自己的衣服是寥寥可數的；其中，除了歲末打折在高雄買的二件襯衫及臺中拍賣所購的二件運動衫，便是你捨不得穿的幾件西裝褲了。你會告訴我，享受須靠自己的雙手努力取得，就連所喜愛的偉士牌機車也是幾年家教攢蓄買的，而二十三年的刻苦自勵，却因生命驟逝而無法實現理想的抱負，我替你不平，但能怨誰？所謂的六數吧！

有一次到市府路吃三種冰，你問我要了二十元，同一位拄著拐杖，臉上佈滿風霜的老人買了一張愛國獎券，你說：「他太可憐了」。而後，你又告訴我，如果將來有了相當財富，要進一所孤兒院，這悲天憫人的胸襟，令我激賞，也將我們彼此的距離拉進許多。更令我感動得是你的孝心，據你最崇敬的二哥所言，在家中，你總扮演著老萊子的角色，不輕易將痛苦難過形於臉上，也正因為如此，你的離去更帶給他們無比的震驚與莫大的悲慟！暑假，你沒有參加醫院見習，認為那是你在家渡過的最後一個假期了，要在家陪伴雙親，照顧小駿，與伯父兩人分工將牆壁重新粉刷一遍，七七之日我向你作完最後的道別，跌坐在你的房間，恍惚中看到你淌著一身汗，賣力揮舞著大刷子，回頭向我輕喚，問我：「我作得如何？」我告訴你：「凡你所作，

我都滿意，凡你所愛，我也試著去愛。」在你的一封信中曾寫道，死亡是結束嗎？當時我沒有回答你，而今我要告訴你，死亡不是結束，却是圓滿，功德圓滿得以永生。

你我在彼此嘲諷中渡過了一年快樂的時光，一同上市場買菜，一同到中興圖書館念書，一同對漂亮的女孩品頭論足，任性的我總會逞口舌之強刺傷你，雖常拌嘴，也曾有誤會，但在你的包容下，却任我恣意胡鬧，因此在你印象中我是嬌蠻捉狹的。生日那天，你送給我一件紫色無袖的運動衫，及一條框著 snoopy 的項鍊。信中寫著：願你在求學中，如小女孩般活潑快樂。如此耐心等待我的成長，而我，就為著這一份體貼，在你的庇護下，一直幸福的被愛著。往往為了一件小事情，觀念意見的不同，使我們爭辯一個晚上，當我說不過你時，便稱它做方代歪理，而你在事後，總會加上一句：就依著你吧！於是在爭吵中增進了彼此的了解，也使我們學習著如何去愛人，謙讓與尊重，更令我們之間的感情加深了一層，心中所占的份量重了一些。當然，你也有感情脆弱的一面，去年寒假，當溫室中的我無法承受家庭壓力，而向你提出分手的要求時，於電話的另一端，你哭了心傷又無奈的笑了。隔日，由臺北寄來一封信向爸爸表明你的心事，也央求伯母提出婚事，我感慨自己何德何能了怎能要你獨自手擔這一份折磨！你說愛要如有根之花，才得以綻放，我說努力耕耘必得以豐收，而今靜靜躺在冰冷的地下，神遊另一個國度，是否還記得這些承諾？你的遺物，包括日記、書信，都保存在二哥書房中，我不敢擺在自己的身邊，因為我沒有那份勇氣去面對你的忘懷，與其讓它們撩撥我深沉的悲痛，不如讓我浸潤在美好的回憶中，你說：對嗎？

是冥冥中的安排？抑或多愁善感的個性？你總喜歡拿死亡開玩笑。在你二歲時，曾經因為一顆小花生，幾乎丟了小命，因此癒後比常人更注重身體的鍛鍊—游泳、打網球、踢足球樣樣都行。但大難不死，却也無法逃離早夭的命運，去年清明節，留給我的紙條上，寫道：斷魂人歸去矣！但我卻沒察覺有何不祥的預兆。有一次你我在五權路的十字交口與人相撞、事後。你說：「我也知道即將撞上，但卻沒有刹車的念頭。」難道當時你已掉了魂嗎？上學期，你曾因勞累過度，脫水太多，而在牀上躺了一整天，也曾因胸口疼痛得喘不過氣，而痛苦呻

吟著說：「我難過的快死了！」我却只當它是句玩笑話，誰能想像健壯如牛的你會有如此不幸。就在十一月三日那天，這句玩笑話竟成了事實，當時我不在你身旁沒有留下半句遺言就這樣與我永遠的訣別了。久久，我還無法接受這等殘酷的事實。幾天前，你答允我期中考後一起繳費學開車，而今你怎能無所眷戀的把我扔下呢？你走後，我搬家換了一個新環境，因為每走到綠色的小鐵門前，我總看到你站在門口，揮動胸前的右手向我道別，令人不堪回首。搬家後結識了陳姊，她善解人意建議我到廟裏燒香拜佛，祈求個心中的寄託，我試著去做，心情倒也平靜了許多。過了寒假，我抱著信則靈的虔誠，到行聖宮抽了個籤：憶昔蘭房分半釵，而今忽把信音乖，癡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諧。也許，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吧！

在你走的前一天，送了一隻小貝比給我，說道：「它將永遠代我陪伴著你，如此當不感寂寞孤單。」一向節省的你，肯花費五百元買一件禮物送我，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驚喜。次晨，我遞給你一張書簡，首次獻上對你的摯愛，難道說，你就是如此滿足的含笑而終嗎？當我與你幾位生前的好友，護送你回新竹殯儀館把你抬入底層的鐵櫃時，我不禁喃喃叫道：「你騙我、你騙我！」如果一定要走；上次車禍中，為何不帶著我一起走呢？

每當夜深人靜，躺在牀上，抱著小貝比，伴著你的音容笑貌進入夢鄉，那是我一天中最高興的時刻了，而你安詳睡在我為你利繡的枕巾上時，請不要向我泣訴你的寂寞，因為我比你更了解那相思的痛楚。你可曾聽過一個笑話？一個二十歲的人在喪生二十年後，你要說他是一個二十歲的人，或稱他是一個二十歲的鬼？面對這一個笑話，我茫然了。三月一日是你死後第一個生日，我無法送禮物給你，只好作篇文章遙祭，一道彩虹绚烂如你，雖稍現即逝，却永遠鮮明得活在我心深處。願你在天之靈依然馳騁球場，笑傲天國，安息吧！吾愛。

後記：感謝在遭此不幸後，好友給我的幫助與安慰，使我能更堅強的面對人生，更感謝敬愛的雙親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，斷魂人歸矣！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，讓我們一同快樂的懷念他吧！